

道在屎尿

林翎

東郭子問於莊子曰：「所謂道，惡乎在？」

莊子曰：「無所不在。」

東郭子曰：「期而後可。」

莊子曰：「在螻蟻。」

曰：「何其下邪？」

曰：「在稊稗。」

曰：「何其愈下邪？」

曰：「在瓦甕。」

曰：「何其愈甚邪？」

曰：「在尿溺。」

東郭子不應。

這是《莊子》 知北遊 裡的一段精彩對話，對這段話，唐代的成玄英曾有相當簡要的疏義，他說：「大道無所不在，而所在皆無，故處處有之，不簡穢賤。東郭未達斯趣，謂道卓爾清高，在瓦甕已嫌卑甚，又聞尿溺，故瞋而不應也」，這說明了東郭子最後閉口不應的原因。其實，在聽到莊子「道在屎尿」的說法時，能不閉口的恐怕也不多見，一般人對於「屎尿」這種東西總不太喜歡沾惹，

尤其是不喜歡拿它來做為談論的對象，但這並不是說「屎尿」就不值得談或不應該談。宋人宗元曾說：著衣、吃飯、痢屎、放尿、駝個死屍路上行，這五件事是人「須自家支當」而無法由別人替代的（見《五燈會元》卷二十），就這個角度來說，對這樣一種任何人都會有、都逃避不了的「東西」，絕不應該閉口不談。若從史學研究的角度來說，至少也有三個理由值得我們去探討有關「屎尿」的問題。

第一，從農業史的角度來說，「屎尿」一直是中國農人常用的一種「肥料」。根據胡厚宣先生的研究，早在殷商時期，當時人對糞肥的效用便已有了認識，而最遲在戰國時代，「糞田」便已成為一種相當重要而普及的農耕技術了，例如《荀子》 富國 即云：「多糞肥田」，《韓非子·解老》言：「積力於田疇必且糞、灌」，《呂氏春秋》 季夏紀 亦云：「燒薙行水，利以殺草，殺以熱湯，可以糞田疇，可以美土疆」，此外，在往後歷代的農書上，更屢屢可見「糞田」的記載。糞田所使用的「肥料」雖然大多是動物的排泄物，但是，依我在臺灣農村生活的經驗，臺灣農家的堆肥（台語叫「土糞」）事實上也兼用人的屎尿，可見人的「遺物」在歷代的「糞田」作業上應該不會被割捨掉。由此可知：「屎尿」儘管髒臭，但卻與歷代中國人的溫飽息息相關，絲毫也輕忽不得。這是「屎尿」值得談論的第一個理由。

第二，從醫學史的角度來說，「屎尿」常常是中醫藥方中不可或缺的一種「成份」。以十多年前在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所出土的《五十二病方》來說，這本現存最古老的醫書便在許多的「病方」列有人的屎尿，例如：（一）被毒箭射傷，須飲用「小童溺（尿）」。（二）用來薰治「牝痔」（肛邊腫生瘡而出血）的藥水中即須有五斗的尿。（三）治療「血痔」（因便而清血隨出），則可用尿煮熟

一隻公鼠，然後用蒸氣來蒸燙患處。（四）被火燒傷而潰爛，可用「人泥」塗敷患處。所謂「人泥」，或以為是「人屎」（另一種說法是「人垢」）。（五）治療癰疽的要方之一即「以水銀二，男子惡四，丹一，并和」。所謂「男子惡」，或以為是男人的「屎尿」（另一種說法是男人的「精液」）。（六）治療腳脛的傷痛，可用「久溺中泥」敷於患處。所謂「久溺中泥」就是為人長期洩溺之地的泥土。（七）治療瘡痂，則可用嬰兒尿浸漬羊屎，然後敷在患處。（八）治療「乾騷」（乾癢），可煮尿調和豬膏、藜蘆以敷在癢處。從以上所舉的例子可以知道，屎尿能醫治的疾病還不在少數。而這種用屎尿為醫方的情形並不僅見於《五十二病方》一書，他如編成於魏晉時期的《名醫別錄》、宋代的《政和本草》等醫書也都把屎尿放入「人部藥」之中。可見，屎尿儘管汙穢，但在醫家眼中，有時卻也是治病救命的良方。這就是「屎尿」值得討論的第二個理由。

第三，從宗教史的角度來說，「屎尿」的有無往往被視為是人、神之間的主要差異之一，而有時候，不同的宗派之間也會因為這個問題而起爭執。據說，歐洲中古時期的基督教教士便常常辯論「天堂裡究竟有無屎尿」這個課題，而後來的宗教革命者馬丁路德便斷言「上帝無屎無尿」，這個說法於是成為「新教」的教義。而就中國的情形而言，在道教的傳說中，也有兩種不同的說法，一種以為：漢代的淮南王劉安昇仙之後，在仙界的職務乃是「管理廁所」（見《太平廣記》卷八），所以劉克莊的「雜興」便數落他說：「昇天雖可喜，削地已堪哀，早知守廁去，何須拔宅來」（見《後村大全集》卷四一），根據這種說法來推斷，仙界既有「廁所」可守，神仙有屎有尿應是當然的事。另一種說法則以為神仙的國度裡「不置溷所」，（見《太平廣記》卷三八三），因為神仙雖有飲食，但不用排泄，這也就是說：神仙無屎無尿。至於佛典的記載則比較一致，

如《轉輪聖王修行經》論太古之人的「九病」（九種煩累），其中第五、第六病即為「大便」、「小便」。而《彌勒下生成佛經》則已「便利、飲食、衰老」為人的三病，「便利」一詞，據錢鍾書先生的意見，即「大、小便」，而想要成佛，便須先祛除三病（九病）。這也就是說，有無屎尿是人佛之別，故行滿禪師「四十年未嘗便溺」，便有人認為他是「大士現身，受食而實不食故也」（見《佛祖統紀》卷十），否則就真的太「不可思議」了。由此可知，屎尿雖令人嫌惡，但卻是人所以為人的重要象徵，也往往是宗教觀念裡「聖與俗」、「淨與穢」的分野所在。這就是屎尿值得探究的第三個理由。

以上就是「屎尿」值得探討的三個理由。除此之外，因「排泄屎尿」所引起的種種建築、生活、官制和宗教信仰上的問題，也都能顯示出「屎尿」這樣東西的重要性，不過，本文在此暫不詳談。

總之，做為史學研究的一個課題，「屎尿」應該是夠資格的，而從這個角度回頭來看莊子和東郭子的那一段對話，莊子能在二千多年前就喊出「道在屎尿」一語，正式揭示「屎尿」的重要性，真可謂是一種「天才的聲音」。

（檔名：8804.doc）